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鐘左右，臺北松山機場的候機室內，像任何日子從香港到東京來的班機快要抵達前一樣，擠滿了迎賓或送客的紅男綠女。但是這一天却有點不同，因為大部份送客的，却都是自己熟稔的朋友，包括了筆者的嬌妻愛女在內。他們是特來送筆者出國，作為期六十日的環球考察。對於這許多好心的朋友們，自不能像平時和別人送行一樣，存着冷眼旁觀鬧中取靜的態度。百忙中我不免想到飛機的載重量，是不是承得下這許多離愁別緒，古道熱腸。

這一次的旅行包括了澳、美、歐、亞四大洲，結果花去了七十九天的光陰，超過了原定的計劃，也獲得了比預期更多的成果。關於業務部份考察的結果，另外將有報告，（編者按：請孫學長交本刊發表。）或分別計劃實施。這裡只將沿途所看到想到的事，拉雜寫出來，藉以補官樣文章之不足。

近些年來，臺灣赴國外考察的殊不乏人，歸來以後，除正式報告而外，多發為遊記，洋洋千言。或引經據典，旁涉引徵。或苦口婆心，比喻諷勸。不外愛國愛家，立德立言。小子何人，豈敢學井底之蛙，成續尾之貂，附庸風雅，取憎於人。萬一各位學長看後，對筆者的廢話發生了同感，要研究一番，則就非執筆時始料所及的了。

### 第一站香港

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於四時四十五分起飛，較預定的時間晚了一時四十五分。起飛不多久，婉雅的日本空中小姐，便換上了美麗的和服，一會兒捧上洋式的三明治，接着又是和式的菓子。一會兒香檳酒，一

會兒咖啡茶，接着又是水果籃。我們開始享受此行經過世界許多國家，各國航空公司出奇鬪巧，吸引旅客的無數次的盛意隆情的款待，這些款待，幾乎使每個遊客都要變成了饕餮者而感到空中旅行的許多可愛之處。行路雖有難處，無怪世界各國的人士都要勉為其難了。

到達香港機場是六時十分，但香港的日光節約時間則已七時十分。香港啓德機場的外觀已煥然一新，

與二年前大不相同。開山填海，跑道一直升到海裏。可容噴射機的降落。飛機場的建築更是崇閣高樓，巍巍殿宇。二年前簡陋的建築，已經無踪影可尋，現在所看到的是可以和歐美一般既有的機場相比擬的了。

在機場也有好些朋友來接，中外人士均有。我們住在九龍的格蘭大飯店。這個旅舍是來往臺灣的人士都喜歡住在這裏，兩年前房屋建築還很老舊，設備也談不上新穎。現在已在老房子旁邊建成了近代式的高樓，每個房間都有冷氣、無線電、浴室、便所，一切都齊備，連聖經都有，已成了香港的觀光旅舍之一。

休息一會，便一同到過街一家名漢宮的飯店晚餐，兩年前這飯店叫翠華樓，現在換了老板，也換了招牌。我們隔壁房間有一桌麻將，香港人打麻將越響越起勁，而且在飯店裏打，打完了再吃飯，可以充份利用飯館的房間和時間。飯店的一邊是跳舞場，每晚有二場表演，都是道地中國式的，我們藉此不多費一文，一飽眼福。有二位漂亮年青的姑娘穿着舊式的中國衫褲來二場民族舞蹈，接着一位小姐穿着舞台上女俠十三妹的戲裝，表演舞劍。最後則是把三本鐵公雞的舞大旗搬到舞場上來，那幾位演員跳騰和翻空心筋斗的本領卻很不錯。

據朋友說，這一兩年來香港爲了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有很多新的措施，有些場所變成了游客區，老香港反而不大照顧了，價錢自然高昂些。而我們的觀感是：香港真是好地方，有東方的精神享受，也

有西方的物質文明。

在香港二日，我們參觀了英美菸草公司的菸廠，這是外人不容易參觀得到的；又參觀了曾在臺北開過出品展覽會的二天堂印刷廠。這是香港設備最好的印刷廠，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所經營的最好的印刷廠。主人韋基澤先生精明能幹，會到英國學印刷術，自己一點也不外行。直到現在仍舊自己研究技術的改良，他所雇用的工人，都是在廠中經過嚴格技術訓練的年青子弟兵。

另外，我們又去訪問公賣局的香港代理商裕興隆酒行，主人黃秀山先生特爲結綵鳴炮歡迎吳局長。香港仍是省產高粱酒、葡萄酒、烏梅酒、紹興酒、特級清酒外銷的最好市場。但是和匪區的酒銷量比較起來，仍嫌不夠。主要的原因，天津高粱，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固有影響；但共匪採取連鎖政策，把香港的雜貨店制住了，動彈不得，乃是真正的原因。無論那家酒店，如果賣了我們的酒，共匪便封鎖他，一切南北雜貨全不供應。而我們又沒有這樣多的土產出口，以致使多數雜貨店不得不低頭。當然，我相信，他們還是愛國的，不過是因爲要求生活，才不得不忍氣吞聲，爲了爭取外匯，爲了支持僑胞，我們臺灣實在有必要製造各種土產出口，一定會在海外受歡迎的。

香港這幾年在工業和建設方面真是進步奇速。不但飛機場是新的，輪渡碼頭也才完成二年，包括碼頭前的地道，都是最現代化的建築。至於房屋，更是高

樓連雲，越造越多。如果學一些刁鑽的文人作反宣傳，我們可以說香港沒有一條大路是整齊乾淨的，因為每條大路上都正有大樓在興建。香港的工業更是突飛猛晉，並且已經贏得全世界的注意。談到遠東的工業地區，大家必同時提到香港和日本。香港的紡織品大量輸入美國，香港的洋裁也從歐洲賺來不少錢。談到香港工業的蓬勃氣象，香港人的得意口吻是：「香港現在已找不到失業。」或者歎息女傭之難尋，她們的工資已由每月八十元漲至一百四十元，大家仍願意去工廠工作。

膽小或悲觀的人會以為在香港投資是一種冒險，因為共匪的毒爪隨時可以伸出來，而張伯倫的雨傘亦可隨時出現。但是香港的工業和建設似乎忘掉這一些而在不斷的繁榮。游資從東南亞各地湧過來，因為整個東南亞像波濤洶湧的大海，受了政治及種族問題的波動而找不到可以容身的安全土，老謀深算的英國人乃大開方便之門，安排妥當，伸出雙手來接待這些無處藏身的財主。

但是，香港充其量只能算為一葉孤舟，從海上救生則可，並不是長久棲身之處。如果這時能在東南亞的大海之上，發現了一片綠島，甚至綠島上還有照亮燈塔，想想這些無處棲身的游資將如何欣喜，他們才能真的得救。在香港辦工業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要遵守嚴格的工商法令，面對劇烈的競爭，只有靠真正的技能和學識，却無法倚仗政治勢力或權術。也唯

其如此，才有真正繁榮的工業。香港的工業就好像大道中或天星碼頭前的人潮，只讓你很快的前進或後退，不讓你站在路中妨礙別人。馬路上沒法子讓你搖搖擺擺，大跛其方步的。

### 陽光照拂下的馬尼刺

五月廿五日晚八時五十三分，我們又離開了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充滿了自信和希望的東方之珠香港，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機飛赴馬尼刺，於二小時四十二分鐘後抵達，當地的時間是十時三十五分。在飛機場上，又一班新的朋友在等候我們，令人感到，人生處處有溫情。

我們住在菲律賓賓納大旅舍，這也是一所觀光旅舍，但並不太貴，地點在杜威林蔭大道的轉角，有冷氣，房間很寬大，樓下尤其寬敞。房內的設備也很摩登。菲律賓共有七千一百座以上的島嶼，人口二千二百餘萬，有五十三個行省，八十七種方言。菲律賓係命名於西班牙國王菲律賓浦二世。這裏又比臺灣熱得多了。

第二天，我們先去大使館訪問並謁見了段茂瀾大使。然後參觀了在遠東頗知名的生力啤酒廠及其玻璃廠，二所僑商投資的捲菸廠和一所僑資倡辦的藥酒廠的新廠房。生力啤酒廠的規模不算小，建廠的原則除掉實用以外，更兼重美觀。我們是由菲律賓幾位工商界人士陪着一同去的，所以備受歡迎。坐下來，先乾

如此。

菲律賓熱得很，旅舍裏却裝有冷氣，衣冠楚楚而又忽冷忽熱，真是吃不消。長住在馬尼刺的僑胞都已沿襲了當地的習慣，穿起了麻衫在襟口繡滿花紋的襯衫，這是菲律賓的禮服，雖然價昂，却涼爽得多了。大部份的僑胞不但習用於這種禮服，已都改換了菲律賓的姓氏，做起了菲律賓的公民。這是事實的需要，生存的問題，而無法夾雜感情的成份。所謂非化的問題，現在早已解決，而進一步的是如何在這心目中的異國立腳得更穩些。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棄商習工，開辦工廠。

我們遇到好些位僑胞的中心問題是祖國有沒有真正的辦法協助他們創辦工業。創辦工業不是寫文章或搞政治，不能只說出一萬個道理，證明你技術經營上的失敗是已獲得代價，完成使命就算了的，因為資本和時間已一去不回頭了。

但我們確已有優秀的工程師在馬尼刺的工廠中埋頭工作。老同學同事洪傳法兄便是其中之一，他主持菲律賓紙廠。在臨行的晚上夫婦倆特為在著名的海景大旅舍下面的海景樓，約了幾位老朋友為我們餞行。這是馬尼刺最好的中菜館。因為颱風警報的關係，外面正風斜雨勁，但屋子裏却洋溢着無上的溫情。

(未完待續)

## 憶遊瘦西湖

。碧峰。

揚州瘦西湖，自昔以玉樹瓊花，綠楊明月傳誦海內。春秋佳日，泛舟於波光雲影，垂揚萬緒之間，確有其特殊情調。可惜十年離亂，未經修葺，已顯得容光消瘦，憔悴不堪。這是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盛繆二君和我匆匆遊後所得的印象。那時蘇北戒嚴，我們三人自南京到鎮江，渡過長江，轉乘長途汽車趕到揚州，進城，在一家館子裡用過飯，立刻驅車到瘦西湖，雇了一條遊艇去遊湖。秋初清涼，時局又未靖，所以遊客稀少。船過虹橋，兩岸垂楊，隨風搖曳，好像在歡迎我們。先到小金山，梅嶺春深的門前，荒草沒脛，觸目淒涼。由小金山東望，法海寺、五亭橋，隱約於萬綠垂楊之間，濃有畫意。湖心寺較整潔，寺西有小亭，經圓洞門中可以遠窺五亭橋，想見當年設計者的匠心。對面是為祀民初叱咤風雲人物徐國樑而建的徐園，斷碑殘碣，地已荒圯，船自小金山划至五亭橋；一座橋上築有五個亭子，相當別緻，惟久經風雨剝蝕，已黯然失色。法海寺瓦礫遍地，圓錐形的白塔附近，更是蔓草荒烟，想不到名聞遐邇的瘦西湖，竟破落到這般田地，誠令人感慨無既！我們匆匆而去，匆匆而回，連史閣部的衣冠塚也來不及去憑弔，現在想起來還有餘憾！